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 第八十四回 崔龍崔豹雙雙逃命義兄義弟個個施威

《西江月》曰：可恨崔龍崔豹，終日設謀害人。投宿入店命難存，多少銀錢劫盡。也是合該倒運，來了弟兄四人。看破機關怒生心，欲把賊人殺盡。

且說徐良、艾虎、胡小記叫醒了喬賓，弔衣襟，挽袖袂，刀鞘全放在帶子裡，把刀亮出來，開門躡在院內，喊喝聲音：「原來這裡是個賊店，賊人快些出來受死！住店的，大家聽真，他們是個賊店。」店中就是大亂。仗著這天住店的不大很多，前頭起火小店的人倒不少，前頭小店裡住的俱是些個窮人，更亂了。山東、山西、本地的人全有，俱是作小買賣的人。這個說：「我丟了東西了，是個賊店。」那個說：「不錯，是賊店，我把褲子沒了。」這個說：「我褲子丟了，得賠我褲子。你們找去，我出去找地保去，就是賠我褲子。」旁邊那個人說：「你赤著身，怎麼出去找地保去？」這個人復又一笑，說：「不用找了，我穿著哪。」這就有開店門的，還有乘亂拿著人家東西跑了的。

店中人顧不得這些事情，都幫掌櫃的動手來了。夥計也有四五口人，也有拿兵器的，也有拿叉耙、掃帚、大鐵掀、棍子、槓子、切菜刀，眾人一圍裏四位小英雄。艾虎抵住崔龍，胡小記抵住崔豹，喬賓打圍，徐良打圍。就聽一陣「嗷嗷嗷嗷」，就把店中夥計手中的傢伙削為兩段，「叮叮唧唧」，那半截折兵器墜落於地。大眾嚷：「利害呀，利害！」就顧不得動手了，就打算逃竄性命。算好，連一個也沒死。再少刻間，那些個夥計就連蹤跡也不見了，就剩了六個人交手。內中單有個小耗子兒在暗地裏，此時正對著明亮亮的月色，他在那黑影兒裏藏著，撿了一塊磚頭，對準了徐良，「吧嘍」就是一磚。只聽見「撲」一聲響，紅光崩現，死屍腔栽倒。列公聽明白了，可不是徐良躺下了，就是猶三躺倒死了。山西雁瞧著周圍那些人全逃跑了，就剩下崔龍、崔豹，自己掏出一隻鏢來要打崔龍。一眼看見猶三在暗處躬著腰蹲著，撿磚頭要打。徐良暗說：「這只鏢照顧了你。」容他磚頭出來，自己一閃，一反手，「撲哧」正中嚥喉，「撲」躺倒在地。崔龍、崔豹一驚，看見猶三一死，手下人俱跑了，就知今天事敗。兩人抵住兩人，就不能取勝，何況他們四個人一齊而上？又不肯敗陣，若要一敗，這店就得算人家的了。徐良嚷道：「你們兩個人還不過來受死！」崔龍拔刀就刺，徐良用刀往上一迎，「嗆啷」一聲，削為兩段，仍是「啷啷」，刀頭墜地，嚇了個膽裂魂驚。早被艾虎一刀刺將下來，崔龍縮頸藏頭，大哈腰躲過了脖頸，躲不過頭巾，只聽見「嗤」的一聲，把頭巾砍去了一半。此時也顧不得兄弟了，抹頭就跑。崔豹一人慌成一處，那有心腸還與大眾動手，虛砍一刀，抹頭就跑。將一轉臉，「吧」的一聲，面門上中了飛蝗石子，「哎喲」一聲，疼痛難忍，「撲哧」，肩頭上又中了一枝袖箭，恨不能肋生雙翅，逃出店外。可是躡在房上，躍脊而走。徐良、艾虎也是由房上緊緊追趕。胡小記、喬賓由門內追出，緊跑緊追，一直的奔東南逃跑。論腳底下，兩個還是真真的不慢，徐良、艾虎竟自追他不上。

前邊黑忽忽一片樹林，兩個人直奔樹林而跑。按著規矩說，逢林而入，遇燈而吹，這是夜行人的規矩。若是行家追人，你只要進了樹林，他就不追趕了。這叫窮敵莫追。

這兩個人就這麼點頭項，要按規矩，他們就活了；不按規矩，他們就死了。將才躡進樹林，後邊四個人陸續著就到了。老西說：「人家可就不應例追趕了，這叫窮敵莫追。按說這就不應例追趕了。無奈一件，這時我要想著殺人了，我就不按情理不情理了。」

「嗖」，往上一躡。崔龍、崔豹聽見說他不追了，稍微的放了點心，剛一緩氣，就見他「嗖」的一聲，印進來了，把兩個人嚇的又跑。就聽見崔豹說：「咱們扯花神湊子兒罷。」徐良不懂，穿樹林緊追趕。遠遠看一段紅牆，「簷前鐵陣陣，頻搖驚鶯鈴。」就知道是個廟宇。追到廟前，蹤跡不見。徐良一伏身爬在地下，周圍細看。艾虎趕到，說：「三哥作什麼哪？」徐良說：「我把賊追丟了。」艾虎說：「我知道地方。」徐良說：「你怎麼知道地方？」艾虎說：「三哥，他們調坎兒，你不懂的。他說扯花，就是走奔；神湊子，是廟。他們奔了廟去了。」徐良說：「我怎麼沒瞧明白？咱們等等胡大哥。他既然上廟內，廟裡就有他們同伙的賊。胡大哥他們來了時節，咱們進廟裡去看看。」

不多一時，喬賓、胡小記趕到，兩個人跑的喘息不止。他們本來不會夜行術的工夫，跑了這麼遠，怎麼會不喘？艾虎就把怎麼調坎兒，三哥追到此處，怎麼不見的話，說了一遍。胡小記問：「老兄弟，你打算怎麼樣？」艾虎說：「我同三哥進去瞧瞧。廟中要有同類之人，我們一並拿獲。你們二人不能躡躍脊，先在外邊等候，我們打裡頭追出來，你們在外頭截殺。」徐良說：「奔在頭裡去就是等候，也在廟裡頭等候。咱們也看看是個什麼廟。」四個繞在前邊一看，硃紅的大門，密擺金釘，石頭上鑄著字是藍地金字：「敕建古蹟雲霞觀」。西邊有兩個角門，俱都關閉。胡小記問徐良，說：「不然叫開他的廟門，我們也就進去，幫著你們一同搜尋去。」徐良說：「不好。深更半夜，又得驚動人開門。若要廟中有他們同類的人，一開門有聲音，豈不驚動跑了呢。」廟前有兩顆大樹，大樹旁有兩塊石頭，就叫胡小記、喬賓在石頭上等候。

徐良與艾虎躡上牆來，一看好大個廟宇，頭裡有三條神路，內有三座石橋，有些個松柏樹林。鐘鼓二樓，就是二道山門。兩個人奔了二道山門，躡上卡子牆去。往裡一看，三四層佛殿，盡都是黑洞洞的，惟獨看著西北有燈光閃亮。艾虎就同山西雁，兩個人一前一後，就奔了燈光來了。看看臨近，徐良低語與艾虎說：「這個廟這樣的寬大，地面寬闊，房屋甚多，大略這兩個賊不容易找了。」艾虎說：「咱們奔那個燈亮。那剛才你不是念的什麼觀，觀，必是老道。他們要是和老道同類，必在老道那裡躲避。如今和尚老道不法的甚多。」徐良說：「老兄弟，你別說，我師傅可就是老道。」說畢，兩個人一笑，直奔西北。到來，原是個跨院，三間西房。兩個人就由南邊那個牆頭躡上房去，奔前坡，把身子一伏，爬在房上，手搬瓦口，雙足踹住陰陽瓦隴，身子往下一探，看裡邊燈光閃爍，並無一點聲音。

忽然見簾子一啟，出來了一個小道童兒，頭上挽著道冠，藍布袍，白襪青鞋，面白如玉，五官清秀。見他說：「我們祖師爺打發我出來，問你們是那裡的？下來罷。」

當時就把艾虎、徐良嚇了一跳，自己覺著腳底下輕巧，又並無踹破瓦，他怎麼會聽出來了？兩個人暫且先不言語。小童兒又說：「你們到底是打那裡的？祖師爺算出來了，知道你們來。下來罷，也不害你們。」徐良就答言說：「下去就下去罷。老兄弟，咱們就下去見見祖師爺去。」這兩個人飄身下來。小童說：「就是你們二位罷？」徐良說：「不錯，就是我們兩個人。」問：「祖師爺現在那裡？」小童指告說：「就在這鶴軒裡邊。」就叫童兒在前引路。可見得真是藝高人膽大。

啟簾而入，到了裡邊，迎面有張八仙桌子，上頭有個四方烏木盤子，裡頭擺著個金錢卦盒，有一個二元辰的盤子。有幾個木頭棋子兒，上頭刻著字：父母、兄弟、子孫、官鬼、妻財這些個言語。還有幾個長條木頭上畫著單拆交重。再見屋中，擺列著許多經卷。由裡間屋中出來一位老道，黃楊木道冠，橫別著金簪，穿一件豆青色的道服，斜領闊袖，通身到下繡的是三藍色的百蝠百蝶，週身鑲寬片錦邊，白襪青鞋，上背著一口寶劍，豆青挽手絨繩飄擺，鵝黃絲緞拴住了劍匣，背於背後，胸前口字絆係蝴蝶扣，走穗飄垂；生就一張東瓜臉，兩道寶劍眉，一對大三角眼，蒜頭鼻子，四字口，一部花白鬚鬚，大耳垂輪，身高八尺，臉生橫肉，不像道家仙風的形色。見了艾虎、徐良，單手打稽首，念聲「無量佛」，說：「原來是二位施主。」徐良、艾虎也就一躬到地，說：「原來是道長仙翁，弟子二人有禮。」老道說：「二位貴客請坐。」小老道獻茶。就見他過去把金錢盒一搖，哼了一聲，說：「二位施主貴姓？」徐良說：「弟子姓徐。」艾虎說：「弟子姓艾。未曾領教道長仙翁的貴姓？」老道說：「貧道姓梁，叫梁道興，匪號人稱先知子。」徐良說：「原來是位高人。」老道說：「貧道何敢稱高人。方才略占一數，你們不是四位嗎，怎麼來了兩位呢？」艾虎看著徐良，只是發怔，暗說：「遇見神仙了。」直是不住的瞅著徐良。徐良答道：「不錯，我們正是四個人，廟外坐

著兩個人呢。」老道吩咐一聲，則小童把廟外二位請進來。不多時，就把二位請進來了。老道單手打稽首，口念聲「無量佛」，說：「未領教二位貴姓？」二人回答：「弟子姓胡，弟子姓喬。」徐良說：「仙爺既是先見之明，我們也不必隱瞞。是我們住在店中，那是個賊店，如今我們追下賊人來了，見他進到廟中，我們這才趕到廟內，被道爺算出。索性懇求道爺占算占算，指引著我們將他拿住，與一方除害，豈不是妙？」那老道說：「不難。」就把金錢卦盒一遙畢竟不知怎樣指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